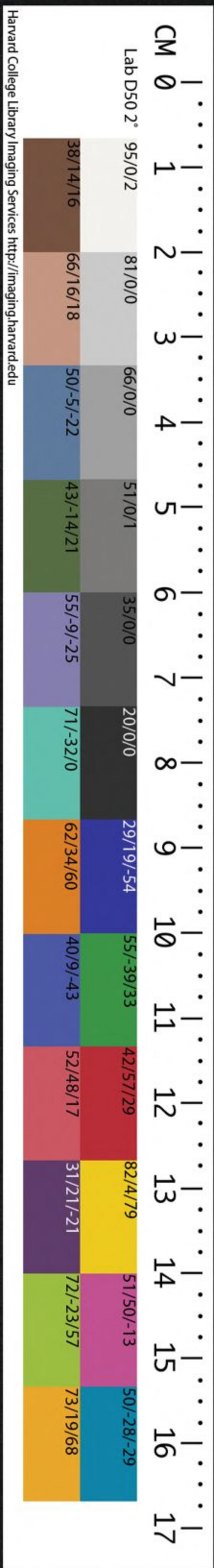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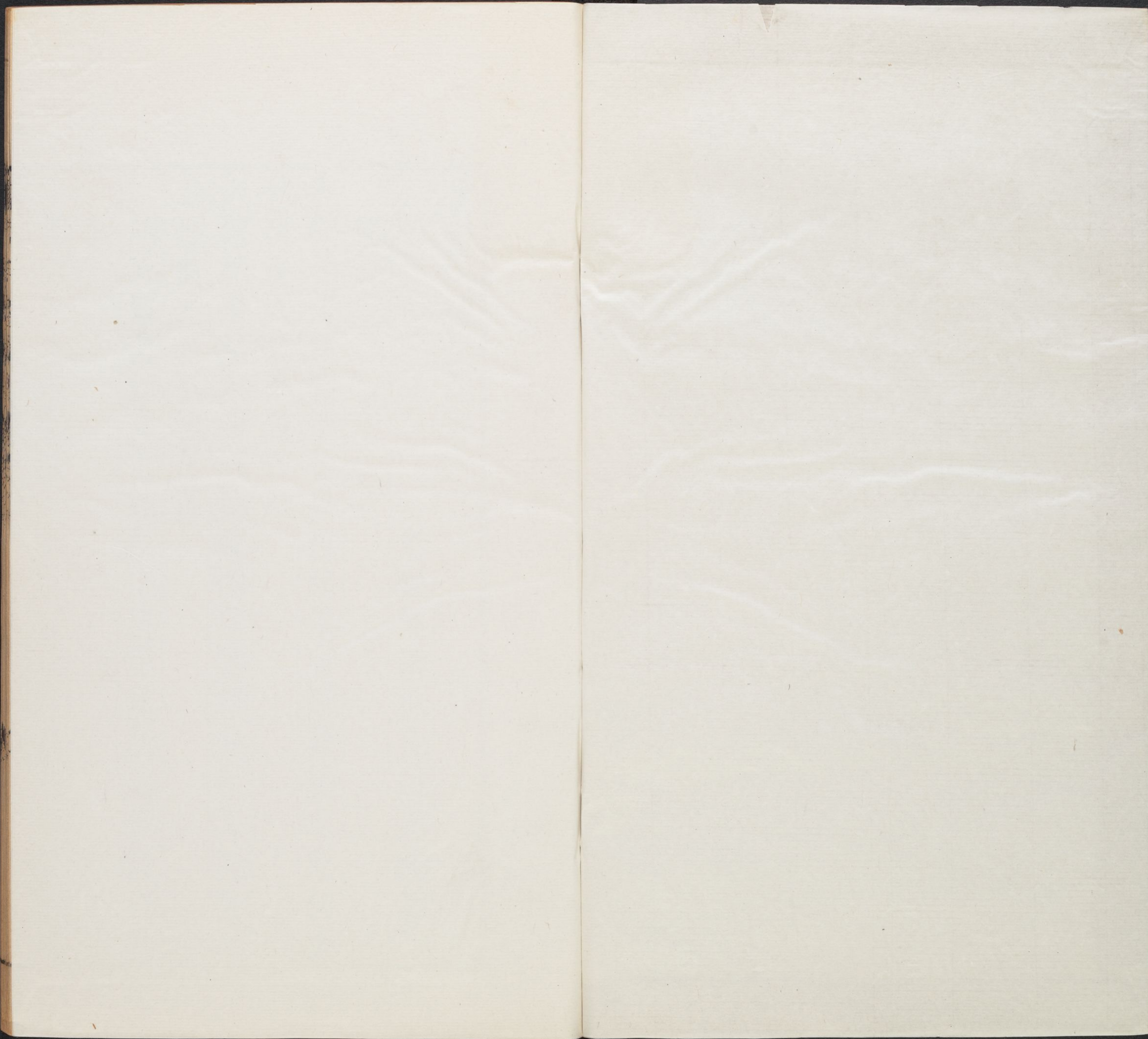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16)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水谷姓舟收者

郵

此彼伯舟在彼中河是彼兩壘實維我儀之死穴

他母也天只不諱人只
泥彼伯舟在彼中河是彼兩壘實維我特之死穴

悲母也天只不諱人只
婦人無天知舟之死在中河而無所泊也故以喻

第訓既也本音義也夫世言早然為我所謂訓也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髡彼兩髦實維我特
之死矢靡慝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

婦人無夫如舟之汎
在中河而無所泊也
故以喻興

儀訓匹也未當儀刑
式也言卓然爲我所
儀刑者

特訓亦匹也亦未當特首出也言特然爲我所仰望者

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女子自許之心也改則匿其初心矣故下一匿字

看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則共姜少寡也少寡而勵志若斯誠所難得

據註髡彼兩髦指共伯補傳云守義既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是共姜自謂也詩緝因引錢氏說髡然兩髦實維我髮居之容儀特獨也寡獨之人實宜是髡然兩髦然甚有

理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宣姜本子之妻而失身于其父既爲父配而又失身于其子天下淫婦人莫過是矣

宣公奪子之妻公子頑烝君之母內亂至此極矣

故曰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

言人所不忍言之事曰言之失醜又曰其說甚長又曰言之汗我齒頰是所謂言之醜言之長言之辱也

葍从女是匪寇婚媾之媾从才是男女構精之構此云中葍必宮壺祕密之所非舍之交積材木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脣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縟絺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序刺衛夫人也指宣姜

解詩者類云詩人欲刺其非反稱其美以存忠厚

是則然矣若是詩則所謂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者

刺耶美耶愚謂詩體固存忠厚而詩意自有是非

如此章之旨本文昭然其明刺非反稱其美以寓

刺也註似未得其要領敢陳臆見於左以正高明

君子偕老二句是一詩斷案蓋曰國夫人與國君

偕老故副笄六珈以重其始則其威儀容止必委

重言詩經義疏卷之二
三
委佗佗安重如山宏廣如河然後與象服相爲廝
稱子之不淑不愧此副筭六珈乎而安稱此象服
之宜乎故曰云如之何下文翟與展被之以朝祭
正是象服鬢髮如雲至揚且之皙蒙彼縹緜至揚
且之顏正其服飾之芬麗容貌之輕佻大異於委
委佗佗如山如河處故一則曰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帝也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以賤褻之此正所謂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者易曰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女子之所
重誠在德不在飾矣

翟展上着玼瑳字便是致飾於服物其之翟也其
之展也其字指宣姜

上已云揚且之皙矣此復云子之清揚揚且之顏
蓋甚言其眉目之美麗非貞女之德容也重看一
顏字註訓額角豐滿似未當

展如之人兮是輕之之辭蝮蝮亦云乃如之人也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愔何等鎮重下二章云云愔
何等輕佻

呂氏總註問字宜改作怪字惜字宜改作賤字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此即桑間之詩也衛世族在位者相爲淫竊若此
安得不亡哉

采唐采麥采葑是托辭思美孟姜等是實事

姜弋庸三姓是表表於衛者表表者若此他復何
言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詩序刺衛宣姜也我以爲兄爲惠公恥之也我以
爲君爲國人恥之也

鶉鵲非匹也一奔奔一疆疆而淫合以爲耦是禽
類之可醜者曾謂人而可效之尤乎

觀先鶉後鵲而下承一兄字先鵲後鶉而下承一
君字便見得鶉比宣姜鵲比公子頑

奔奔是奔而就疆疆是疆而杰註居有常匹又曰
鶉鵲之不若非是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詩序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建城市

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地故楚地故稱楚宮楚室耳觀下章升彼虛矣以

望楚矣可見

宮室必有舊址而今復營之故連下作于二字

定方中作宮是當營室之期爰定其規模揆以日
作室是測方向之宜爰列其內外

註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叶韻耳非是宮是一室之
總名是大槩規模但當定之中以經營室在一宮

之內者有前後曲折皆必揆日景以定向前後移
易不得

室非止內室自門堂以至闔奧凡在一宮之內者
皆是也一室有一向故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重言詩經辨問卷之二
六
古人作宮室必樹木於其側乃所樹之木非榛栗
之可以供籩實即椅桐梓漆之可以作琴瑟蓋既
藉之以障蔽又資之以爲莫大之用是古人用慮
之周到處即民間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亦是此
意

首章已言作宮室矣次章是追本其謀遷之初望
楚與堂如是以定其基址景山與京如是以正其
方向然必曰降觀于桑是不獨爲宗社計又重爲
生靈計故下文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宿駕
說於桑田蓋其所以植國者深且遠矣傳稱文公

務材訓農克復故業不誣哉

靈雨既零四句緊承上降觀于桑來是文公之命
官訓農事匪直也人又緊承上倌人說來若曰文
公之政匪直命此人訓農而已也乃其秉心誠實
而淵深盡民盡物無不慮之周處之密即駉牝之
馬已至於三千矣人民之繁富又當如何哉

語曰志王則主志霸則霸魯僖斯馬斯臧本之思
無疆衛文駉牝三千本之秉心塞淵自古未有不
先定其心思而可致富庶之成效者

蠲棘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詩序蝮蝮止奔也

首二章再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句謂女子必
應知是不可淫奔於外也

崇訓終字無據崇高起也俗語起早二字疑即崇
朝之意

虹妖淫之氣也倏見於天而倏滅淫奔之婦倏出
而倏入也似之

懷昏姻也懷字極當男女之欲人皆有之惟懷念

於斯則不復知有人道矣故鄙其爲大無信不知
命

首章比莫虹次章比朝虹所謂朝朝暮暮陽臺雨
者三章則探其淫欲之心而深唾賤之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序刺無禮也

儀威儀也止容止也禮大體也

無儀無止無禮均罪其宜死可見禮者人之生理

也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與此正相發
詩緝云鼠則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於鼠可徒有
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無禮儀容止則
亦鼠之類也不死何爲乎何俟乎而胡不遄死乎
是深惡之辭

子子干旌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古以弓旌招賢衛大夫乘車馬建旌旗親詣於賢
者之庭誠重其人也重其人不得不侈其事矣豈
虛文之崇而已哉

自郊而都而城其地爲漸近故干旌車馬以漸而
加華此衛大夫之致敬盡禮處

畀與也答其禮也予賚也厚其貺也告語也傾其
誠也

要見衛大夫之好賢不專在車馬旌旄上即車馬
旌旄而其所折節者蓋可想矣禮文易答而禮意

難酬故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云云

此詩序云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詩緝因體此意謂此賢是來自他國者至浚之郊文公臣子在浚者聞其賢而爭覩之故建旌往就于郊者良馬有四往候于都者有加焉往迎於城者又加焉故良馬自四而五而六耳若衛有賢者隱居浚郊文公不能用而臣子往見之則傳所稱文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者安在乎此極看得有理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序許穆公夫人作也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以爲辭耳

載是啓口之辭不應訓則字

夫人見大夫跋涉而來心以為憂亦知其義有不
可者特其歸唁之心已發而不能自己耳及其終
焉不歸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
既不我嘉者爾不嘉我之行也視爾不臧者我視
爾不善承我之意也觀爾字我字自明晰若註所
云是四個既不我嘉了

衆穉且狂衆字宜作庸衆之衆字看

穆夫人一婦人耳安能控于大邦但據其同仇之
情若謂必控大邦庶幾其可以圖復不知將誰可
因而誰可至耳吁以一婦人懷兄弟之仇尚如此

後世有堂堂天朝忘不共戴天之讐而甘臣醜虜
者視此不自愧死哉

許大夫追及夫人必有以他言百般慰止之者故
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瞻彼淇^衛與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與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瞻彼淇與綠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詩傳衛武公好學明治國人美之賦淇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直興二章非止興學問自脩
之進益而已也

切磋琢磨瑟僖赫咺通照大學解亦可註瑟爲矜
莊僖爲武毅就著於外者言著於外者非由充於
中者得之乎必若此分是謂說詩之固也

充耳琇瑩二句本如切如磋二句來故下文原接
瑟兮僖兮二句

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專美其服飾然非服飾不
足以見其容止之尊嚴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論語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必相合言之
正是此意

琇瑩會弁諸侯之法服諸侯皆有之而獨稱武公
者何武公抑戒賓筵嘗用自警惟恐或愆於儀而
冕弁佩服一準於禮而不僭此詩獨稱爲有匪君
子也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亦本切磋琢磨來惟切磋琢
磨之無已故不止服飾之尊嚴而充養完粹如金
錫之精純如圭璧之溫潤一動作一語言各中其
則而不渝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是德

之成也

切磋琢磨至瑟個赫喧其德固以成矣然猶有瑟
個赫喧之可言也必到寬今綽今猗重較今善戲
諶今不爲虐今此方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此
乃爲德之成也中庸論人德直說到篤恭不顯正
是此意

取重較字極妙較兩輪上出軾者重較則兩旁皆
出軾矣而實以軾爲準未嘗越於軾之外也左右
皆宜是寬綽之重較處

猗猗始生之美也青青成竿之美也如箏則堅且

勁而始稱爲淇園之佳植矣德由漸而底於成實
似之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詩傳鄙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

考槃訓扣樂器似無據然考訓成槃訓盤桓之意

曰成其槃樂恐詩人之用字不若是之雕巧也

寬是寬閑自得之意適字从艹从過意草草可以

過得亦自適之意也軸可卷舒唯已之適亦是自

如之意註訓盤桓不行非

獨有人不及知唯已獨知之意獨寐而寤寤而言或寤而歌或寤而宿真是自在之極孔明抱膝於隆中大類此

吾人自有一種樂處不以富貴貧賤而易考槃之弗諼衡門之樂飢真有自得於心而不可以語人者

矢弗諼弗過弗告上俱着一永字便有若將終身意

士君子未嘗不欲行其道也曷甘於考槃之樂曰

此隨其時也而非其心也時苟可行則又豈嘗不欲仕矣故讀考槃衡門之詩不獨當知其有隱居之樂而已也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鏤鏤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葦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莊姜無子總由莊公昏惑寵嬖妾而棄正嫡來故
詩人首叙莊姜族類之貴次叙莊姜容貌之美又
次叙莊姜自齊至衛入朝之次第說國人私相告
語共喜其配之得人乃莊公竟置之他顧若河水
北流者然至使庶姜之孽孽庶士之有暵尚安望
其子姓之生育哉故復着河水洋洋一章

國夫人以德勝不以貌勝此曷於貌深致美焉曰
莊公之所嬖者色也故詩人就容色而稱之若謂
此莊姜亦非無色者而何若是其他嬖也云爾觀

仲氏任只一節則莊姜之德殆又大過於容貌矣
國配得人是宗社生靈之福故國人深喜莊姜之
配私相告語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祝願其有
子爲宗廟社稷主也莊公竟舍之不顧何爲哉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下何取河水北流而及施辰
鱸鮪葢葵之瓊瓊也曰夫妻如魚水其情貴一而
有常其流無定所其閑無定器至於鱸鮪發而葢
葵揭豈理也哉故終之曰庶姜孽孽庶士有暵見
莊姜之所爲無子也或泥庶姜爲齊之媵妾故本
齊地之廣饒言之不知夫人姜姓羣嬖胥謂之庶

姜耳孽孽即庶姜所生出者所謂孽子也孽子皆
勇而好武庶士從之故庶姜孽孽下着庶士有竭
句傳稱州吁勇而好兵弒完自立此足以明詩人
之意矣謂士女之佼好本諸齊地之廣饒乃齊地
之廣饒又從河水洋洋說到鱸鮪發發葭茨揭揭
處甚可笑

若河水一章言齊地之廣饒士女之佼好宜置在
碩人敖敖之前

白華篇云漉池北流浸彼稻田白華申后詩也幽
王寵褒姒而黜申后莊公嬖羣妾而棄莊姜其事

正相類其詩皆有北流句非以比君人之寵澤宜
施之正嫡而不宜施之嬖妾耶一則北流活活而
無節一則北流偏浸于稻田故皆以爲喻其曰河
水漉池云者衛東南跨河而漉則在豐鎬之間也
此可爲一証

谷風云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敝笱云敝笱在梁其
魚魴鰈則此云施民濊濊鱸鮪發發誠刺衛莊之
昏惑而非謂齊地之廣饒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載笑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嘒鳩兮無食桑甚于嘒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呼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是

首章大註說得極透快可誦

夫婦之合也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卽我謀
便不是

註云既與之謀而不遂行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
爲之約以堅其志說透淫婦人心事

詩緝解匪我愆期二句曰子無善媒以先告我故
我行計未辦勝朱註

讀乘彼坵垣一章見其情急於從淫始所云子無
良媒秋以爲期者蓋皆要飾之詞也

易曰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不有其躬且不有其
賄真無恥之甚者

易本義註虎視眈眈一眈字曰下而專也極善凡
人心所下而專者在酒必有酒禍在色必有色禍
在貨利必有貨利之禍未有能免者祈福而無禍
其耽於詩書禮義之府乎惜乎人皆耽乎彼而不
知耽乎此也愚於此詩一眈字深有警云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以色事
他人能得幾時好正此詩之謂也

此婦必出於富家故曰以我賄遷又曰三歲食貧

食貧者享其貧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未幾也而淮水湯湯漸車帷
裳已至矣昔何等逞風光今何等殺風景

此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
遂矣至于暴矣與谷風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

生既育比于于毒云云何以異乃一則讀之令人
憐一則讀之令人唾何以故彼以正合者也正合

而中棄其夫之不良也此以苟合者也苟合而中
離其婦之自取也自取而其誰憐之又誰不共唾

之此女子持身不可不自慎其始也嗟乎而况號

為士君子者可一失其身為匪人之比哉
靡室勞矣言無有為室若是之勞者

女子說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愍極媿悔之深然
其始則起於一念之淫欲耳今即自傷悼無救也

士君子嘗念及此自不敢一失其身矣
此婦來奔方三歲耳未老也未老而見棄故曰老

使我怨言士行之薄一至于此耳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此是到底的話正與不思其

反句此反字不應作反覆反字看當作出乎爾者

反乎爾反字看蓋始也以淫合終必以淫棄此其

反之必然者思及其反必不敢一失其身於蚩蚩

之氓矣反是不思而今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

曰思其反也思其復也正此思其反之謂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詩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亦不應說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何衛女思歸之多也豈其少時相與游翺於泉淇

之間終身不能忘耶思歸寧之詩似不如是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猶
像欲歸寧的詩若巧笑之嗟佩玉之儺則全是思
游翔之意註謂衛女嫁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愚
不敢以爲然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

詩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質本柔弱而不勝枝葉之長蔓故以興童子
之無知能者

此詩刺惠公之卽位也少無知能不足以當國事
而方侈然其自得故重傷之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會不崇朝

詩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跂予望之言跂足可以望見之也

說苑載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
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

欲見母也云見舅蓋恐傷父之志也桓夫人嗟一
葦可杭而不敢反襄公謂舅愛臣而不敢往其母
子蓋亦明於禮義之大者也

伯兮今塌今邦之桀今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詩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馬

此詩曲盡人情語亦次第

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語意極佳漢秦嘉夫婦相答
書辭本此

兩言願言思伯而甘心於首疾心痲焉可謂賢婦
人矣

思伯而至于心痲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詩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

註甚明之子無裳與已何與而深念之是淫情之

見乎辭者

由梁而厲而側著其身之漸近也

以衣而涉曰厲帶所以束是衣者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未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未以爲好也

此詩語極輕佻似男女相贈答之辭不足以錄然

投瓜報瓊却亦有從厚之意斷章取之可也

報以瓊琚猶云匪報也則所謂未以爲好者蓋出

於瓊琚之外矣

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物焉衛思厚報之而不能

故設爲瓜瓊不等之喻耳此甚有理勝朱註可從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大夫之感慨深矣其痛切甚矣乃但云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疾其人而不斥蓄其辭而不露俾
讀者知廢之有自來而可以明已之意又俾感憤
者知所振奮而可以釋已之憂此詩之可以怨可
以興者也後世謂黍離降爲國風者評其體耳若
其辭意則固有可取者
西都之丘墟固幽王寵褒姒所致然平王忍棄之
而不顧也亦不得辭其責
小弁云踳踳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亦是此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
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詩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以風焉

曷至哉曷日至於其家也註且今亦何所至哉似
未得口氣

曰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曰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牛羊下括見所思不忘于時刻也

豚有柵鷄有棲埒必其苟棲處桀必其穩棲處下
來者自牧而來也下括者下而入括也牛羊皆有
欄括其關扃也註訓括爲至未當
思其夫而至於苟無飢渴則其所念想者無不至
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詩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隱於伶官而
平陽陽陶陶以相樂時事可知矣
此不過形容歌舞自得之意非真切之由東房就

舞位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亦是此意

陽陽陶陶即是樂凡人怨行役之勞而歸念其家
之貧賤不無戚戚難堪之狀之君子方在役歸而
即從事於歌舞略無幾微見於顏色故其婦識其
意而稱之曰君子陽陽君子陶陶而又皆終之曰
其樂只且蓋深嘆美其氣度之自得也其夫婦亦
賢矣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通章大註極妙勞王師戍侯國雖平日無與者亦不可况父之大讐乎詩言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其詞婉而其刺深矣

一束之薪不難流轉而揚之水不能流號令不行至此哉此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而王人之遠戍無還期也詩意極婉而深若戍之應否及號令之所以不行又不一語及焉此爲風人之體故列之

王風

戍申不可而又以申之故及甫與許真無復人心者

揚之水一見於此一見於鄭一見於唐見於鄭者亦曰不流束楚不流束薪見於唐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按唐晉地也周之遷國晉鄭馬依是此間必有所謂揚之水者故三詩皆稱之耳若訓揚悠揚也水紱流之貌恐或未然揚之水想是停蓄而不流者故此與鄭風皆云不流束薪不流束楚

重訂詩經新義卷之二
楚輕於薪蒲愈輕

彼其之子指畿外之民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有女化離慨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蕓嘆其脩矣有女化離條其歎矣

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蕓嘆其濕矣有女化離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乾是枝葉之枯老者脩則枝幹之滫髓也濕則根
帶之滋潤者也此喻亂世凶年之憔悴蕭索日甚

一日無復潤澤氣象如畫

曰有女化離不及男者男皆散而之四方無復存
也

慨其嘆猶有聲條其歎則感口出而聲亦微矣至
於啜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

謂人之不淑由時之不淑則可謂人之不淑即時
之不淑則不可然要非其人之敢爲不淑也無可
奈何妻子自不能保耳

何嗟及者言事已至此雖嗟亦無及也是摧心折
骨之辭

時值凶荒使民日悴而無生色固為可閔乃有不
才守令因凶荒之時假借救貧名色實規利于中
富之戶而吸其滄髓如此詩之所謂曠其乾曠其
脩曠其濕者胡不仁之甚也敢附識于此
讀采采芣苢不知其為樂讀中谷有蕓方知采采
芣苢是逍遙遊於人間世者所以凡詩皆合看方
可得其旨趣之深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懼尚寐無吣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詩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焉

此詩為繻葛之戰而作兔陰狡善逸喻鄭人縱恣
自如雉耿介善鬪喻周人為王力戰而受禍也

吣字從口從化或亦言辭之類若解作動字說不
動以死恐未必然

尚寐無吣無覺無聰若曰寧熟睡而置之弗言也

置之罔覺也置之弗聞也蓋深悼所逢之難言難
覺難聞耳

尚無爲尚字宜作猶字解尚寐尚字宜作可字解
若曰寧可如此云爾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渙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詩序王族刺平王也周道衰微棄其九族焉

葛藟宜于丘野藟於樛木而在河之滸則蔓延無
所繫着矣此以起興而緊接父子兄弟之不相保
也

謂他人父而莫我顧謂他人母而莫我有謂他人
昆而莫我聞其將安所倚恃哉又將安所控訴哉
語語痛心可爲酸鼻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

葛生於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後

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

詩序懼讒也蓋人臣任事於外一日不見於君懼

小人即乘其間也故其詞若此後世若上官桀謀

譖霍光侯光出沐日奏之恭顯欲譖蕭望之候望

之出沐日上之茲可鑒已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

容刀可畏哉

大車檻檻毳衣如葵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詩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之不能也

周之紀綱壞極矣一大夫以刑政治其私邑猶能

使淫奔者畏憚而不敢是一木之支也惜諸大夫

皆不能然而居大夫之上者又陵夷而不克振也

生則異室一節詩緝作古男女守禮之正看謂生

則不相賣死則從一以終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詩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欲其來而相與從游欲私飲食之以致其殷
勤且望其遺我以善道也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職貴與服相稱盡職而宜其服則其敝也孰不願
爲之更新哉而又適子之館還又授子之粢其愛
之無已其寵賚之也亦無已矣

既美緇衣之宜又恐其敝而更爲之又適其館而
親就之還又授粢以飲食之武公之善其職與周
天子之所以敬禮其臣描寫兩盡

玩適子之館語此詩是周人所作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武公以諸侯入爲鄉士宜
周人之所疾忌今稱譽之願望之親徃省之又即

饋遺之且不以麤糲進也拳拳如此豈非好賢之
至乎

宜相宜也好正好也言非此不足以彰其美也蓆
則安焉之謂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焉得好焉得蓆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愛愛其身也懷懷其人也懷其人寧復愛其身特
畏于父母兄弟外人之言耳

詩序刺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叔段失道而公弗制
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人反其意若祭仲
有請而設爲公拒之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
悟之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獨不畏公族
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是爲譎諫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詩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
人媚說以從之然莊公獨不能制乎

段不義而得衆故其衆就田狩適野而稱美之曰
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則其識從可知已
仁好武三字俱就田狩適野上見之不必深說
楊龜山謂先王之道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
國俗傷敗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
以公善惡此等詩之謂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禮禘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
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詩序刺莊公也上篇是段自出田此篇是段在鄭
從莊公出田

鄭未有多材好勇如叔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故
其詞若此

段以國君介弟之貴不自謹重甘禮禘暴虎獻于

公所公不誨止之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
請叔無狃習此事數數爲之戒其或傷汝也莊公
于是爲可刺矣

罄控應良御縱送應善射

拔矢括也舍板則矢發矣故曰縱梢弓梢頭也發
矢則弓梢倒覆於前若送之者然故曰送

騁馬曰罄止馬曰控固矣然要識騁時未嘗不控
也捨板曰縱覆梢曰送固矣然要識捨時卽爲之
送也非二事

釋棚是蓋矢鬯弓是韜弓

詩緝云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
優柔之意但言段衿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
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已從
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麤暴如此殆非令
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則賢而以不仁行之
者也公何爲不早禁止之乎此一段說得極痛快
鄭氏曰叔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
好者馳騁弋獵也所衿者襁褓暴虎也所賢者射
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
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翫於莊公之惟其所欲

而不誰何也欲不爲亂得乎

按鄭氏之說固當然叔何人也莊公之弟也莊公苟不仇其母而閑其弟於詩書禮義之府止其馳騁服馬飲酒之非其弟未必不改從其母未必不感化母子天性無傷也乃縱其所欲而不誰何至干克段于鄆誰之咎哉故愚謂叔段之敢爲非義不在之京之日而在放縱弋獵之時莊公之恐爲賊不在克鄆之時而在容縱養成之日平王怨其父忘弑逆之大讐莊公怨其母甘殘忍之悖行皆一念之差所使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詩序刺文公也師不得已而用之也惡其人而授之師令翱翔逍遙於河上豈君國之道哉易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正與此相反

胡氏責鄭文公一段極佳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詩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而謂其製之方正侯謂其體之平舒蓋此侯即射禮張侯之侯觀下文緊承彼其之于舍命不渝則可見矣作毛順而美解似未當

再觀邦之司直承孔武有力來邦之彥兮承三英祭兮來則舍命不渝於洵直且侯句必有粘貼決不宜作毛順而美解

所謂孔武有力者非貴育之謂也其敢行禮義不畏疆禦其人乎故稱其爲邦之司直

舍命不渝朱子訓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極

當凡人臣立朝必有理所當爲者是命也此身與此理若旅寓然可謂舍而不渝乎必其服而習居而安若記所稱藏身之固者斯之謂舍命不渝斯之謂邦之司直邦之彥

晏安也言其服之宜稱而安舒也

三章雖平首章爲主下二章蓋就上章所稱而申美之也苟非舍命不渝可稱邦之司直邦之彥乎據此詩而求其人必也子產乎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便是舍命不渝的樣子他若子皮子太叔裨謚等皆鄭之良也

當亦可以稱此詩之所美者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詩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不寔故不寔好言不可倉卒於故舊情好也蓋以
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云耳漢申公白公彊起
穆生曰獨不念先君之德歟亦此意若作淫婦爲
人所棄則其人之行必在隱僻之所曾是遵大路
而執其祛乎

再按唐風羔裘豹祛是詠其臣之辭亦有維子之

故維子之好故好二字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

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詩序刺不好德也陳古好德而不淫於色者以刺
今之不然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此夫婦相呼應之辭子興視

重刊詩經卷之二
夜以下則其婦復促其夫夙興以作事也通章重
在婦警其夫上

二章加字宜字註極當

家道最難得者靜好二字男女各安寧而無所事
曰靜無事而無乖戾曰好詩不曰夫婦靜好而徵
之琴瑟之靜好其語意極佳

凡家中靜好便是好消息一動擾則乖戾立至矣
欲琴瑟之靜好得乎

來意氣之召致也順兩情之莫逆也好中心之嘉
與也三知字極佳知其夫之所與而寧解佩以贈

遺婦人之識過丈夫遠矣

婦人固以好德語其夫不恤贈遺以結其懽心矣
然何至解此服飾之玩乎意此雜佩之組繫皆出
於婦人之手故願爲繫以組貫以珠懸以玉備贈
遺問報之禮之用耳

曰子與曰與子曰知子抑何其親愛之深乃所告
語唯勸勉以成其家成其爲人是婦之極賢者
婦人知有室家之樂耳此乃不安於宴寢而警夫
以男子之事期靜好以終身且望夫以親賢友善
進於成德之域其誠賢婦矣哉孰意鄭而有此婦

也又孰謂鄭音之皆淫也

記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今按衛有淇
奧之歌鄭有羔裘之美鷄鳴之味可槩謂之淫志
煩志乎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詩傳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詩序刺忽也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顏如舜華而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能如彼美孟姜
洵美而且都乎顏如舜英而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能如彼美孟姜德音之不忘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即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見上下皆有佳植也而何
獨所見之不良也

都華美也充春容也稍別

此特據註爲解耳若詩傳謂衛靈公棄其世臣而

任狂狡子良憂之賦山有扶蘇詩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似爲得之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倡和夫婦之常然男先於女理之正也祈其倡而

和且要寡廉鮮耻極矣

要應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看註訓成字似

未當

此特據註爲解耳按詩序刺忽也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爲也故望伯叔諸大夫共圖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言而我亦能餐不與我食而我亦能息言

我之自在原不取足於女無能爲我害也

此特據註爲解耳詩序刺忽也不與賢人圖事權

臣擅命也狡童一指當時用事之臣說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所謂人盡夫者其人也淫婦哉

狡童褰裳之婦其良心喪盡者

此特據註為解耳詩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

思大國之正已也狂童指鄭突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褰衣裳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詩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故悔而作是詩

始悔其不送不將也故言自今裝載盛備俟有駕

予者即與同行同歸耳非豈無其人之說

將承奉也與送別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后夫人飾也彼婦人不獨衣

錦褰衣且裳錦褰裳娼優后飾殆又過之哉

東門之墀茹蘆在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予不我即

詩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

曰其人甚遠思之深曰予不我即就之切

貞者唯恐其免淫者唯恐其不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極道其時之無聊也
淑女當淒涼之景益勵其貞操淫女當淒涼之景
益熾其淫欲

此特據註爲解耳詩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
不改其度焉亦有理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青子衿是其人挑兮達兮是其人情致之可悅
也

此特據註爲解耳詩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
不脩焉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揚之水必是止而不流者故下繫承之曰終鮮兄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二
弟維予與女見予之心只在女一人無他遇也人之言實迂女耳

迂是一時之妄言不信是其平素之不誠也

此特據註爲解耳若詩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貞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詩傳鄭有貞士得之矣

其狀其綺麗可觀故應之以縞衣綦巾茶狀其輕白可愛故應之以縞衣茹蘆

縞衣綦巾縞衣茹蘆是莊家風味如雲如荼則所謂邦之媛也物之尤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六禮不備貞女不行邂逅豈可久之道曰適我願今曰與子偕臧蓋一時情好之辭也

禮不野合野有死麕之女子苟無舒而脫脫一節
與野有蔓草之女子何異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
詭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詭贈之以勺藥

溱洧之地原可以行樂而在上者又縱其嬉遊而
莫之禁寧不至於蕩且淫

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愚曰國
淫則示之以禁禁至則不淫矣

二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即此便是
鄭之惡俗愚所謂示之以禁者即禁諸此也凡觀
風設教者能隨其敝俗明禁之於世道人心必有
挽補

將詭之將將意也與相字別

鄭俗之淫固甚於衛然若雞鳴之賢婦人東門之
獨行君子則幾與二南匹矣所謂舉世皆濁而未
必無獨清者也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詩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之警以

風之焉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

匪雞則鳴二句不出賢妃口吻此詩原不作於賢

妃當時羨賢妃之事故作是詩以美之耳大註心

常恐晚故聞其似者以爲真說得極好

初說盈次說昌又次說會且歸是作文之法

朝無會歸之理甚言起不早臣子之心將厭倦欲歸耳

此齊初立國之詩即此便見齊之所以興

詩錄雞鳴史載脫珥此千古盛事也要見人生在

勤勤必先於早起早起則一日事無不周辦而可

無叢脞之弊矣其與子同夢者非婦也安於寢而

罔覺者非夫也

古今妃后多矣周宣稱姜后齊桓稱衛姬楚莊稱

樊妃是千古絕倡

子之還今遭我乎狷之間今並驅從兩肩今揖我謂

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狩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狩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詩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以成俗故獵者旁午於道畢事而歸猶意氣勃勃自矜其能而不知其非也

還與儂相應茂與好相應昌與臧相應兩肩兩牡兩狼則叶韻而逐之也

從者隨而逐之也

所尚者弋獵便捷便見齊俗之急功利處所遇者相稱譽便見齊俗之喜夸詐處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詩傳昏禮不親君子譏之

大明篇稱親迎于渭是世子未嘗不親迎也韓奕篇稱韓侯迎止是侯王未嘗不親迎也齊俗獨不親迎乃有此詩必是上之人未嘗率先之也風俗

系上之好尚信然哉

充耳以纊懸瑱必備五采故就著庭堂叶韻素青
黃瓊華瓊瑩瓊英字面初無所別也唯重在俟我
於著於庭於堂上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

今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

詩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貞女從人必以昏合故于歸謂之昏禮旦躡足而

來暮躡足而去此謂淫奔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註二說從前爲是

折柳樊圃章註所解未是愚逆詩人之意若曰折
柳樊圃此細事也卽狂夫猶然瞿瞿不敢輕爲之
况臣子承君之召令乎但恨不能測其晨夜不失
之夙則失之莫耳記曰善則歸君過則歸已蓋如
此刺意具在言外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詩序刺襄公也是正意然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
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咎于魯桓與敝笱篇意

同

魯爲望國在齊之南故指南山以言魯雄狐綏綏
言遲疑以求其匹喻魯桓求昏于齊也此是魯之
正道故下緊接魯道之有蕩云云若說適魯之道
則魯通于齊自然有乍大道何待論齊子之歸而
後及哉亦何至于重及哉載驅篇又何至于四及
哉此及之彼及之至于再至于四蓋重傷魯之不
綱而齊子之敢爲奸也

魯道有蕩非謂適魯之道平易之謂也魯自周公
制禮來夫夫婦婦內內外外秩然莫敢踰越此其

道子孫所宜世守者乃今綱弛紀壞此道蕩然無復存焉故曰魯道有蕩齊子由歸非適魯之道平易之謂也觀齊子由歸一由字便見得魯道有蕩當與匪風篇顧瞻周道大東篇周道如砥道字同看周道者周先王之道也天下所視以爲刑者也魯道者魯周公之道也舉國所守以爲則者也此詩人均致嗟嘆之意也若四牡篇周道倭遲小弁篇踽踽周道則俱當就大路解矣婦人謂嫁曰歸歸寧亦曰歸此刺公與夫人如齊故稱齊子由歸非謂嫁爲歸也

旣曰歸止下接曷又懷止言縱之歸非禮也又曷爲懷之而不忍舍也此通刺魯桓非刺齊襄

物各有偶其理昭然魯道無復存焉故齊子敢白用以歸齊耳

鞠止鞠字即書鞠子之哀鞠字愛之之深曲加鞠育而不加誅也

不曰于歸曰由歸便見由是以歸齊也敝笱篇云齊子歸止是明証

庸用也用以歸也齊子旣用以歸齊魯桓又曷爲悅之不相離也亦是刺魯桓

重言詩經卷之二
懷不忍舍也從不相離也鞠愛憐之不加誅也極窮縱之不能制也此詩通刺魯桓齊襄無復人道不必刺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詩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詩傳景

公欲求諸侯大夫刺之

無田二句作比無思二句復作比恐詩無此體愚

謂無田二句是起下無思二句耳婉兮變兮四句

或其所思之人遠而不得見故思之徒增怛怛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鋤其人美且偲

詩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陳古以風焉

盧犬環下有聲令令然若親聞而喜之如聞車馬

之音欣欣然有喜色之意其人指古人實評品襄

公若曰古田獵若而人今田獵若而人否

美且仁猶叔于田之美且仁蓋言其美而好也仁
字只作好字解

叔于田稱不如叔也其人美且仁是鄭習之不美
處故其後有鄭伯克段于鄆一節盧令令其人美
且仁是齊俗之不美處故其後有田氏篡齊一節
教化關國之習俗習俗關國之興廢信然哉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詩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如齊齊人刺

之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可弗閑乎哉家之弗閑是敝
筍之在梁也其魚魴鰈其魚魴鰈其魚唯唯蓋必
至是而無疑者聖人之立世防意深哉

魴與鰈二魚名魴鰈亦然唯唯者惟所出入而無
忌之貌

如雲如雨如水雖總是多意然細分之如雲則象
其從之多簇擁而行也如雨則象其從之多連綿
而至也如水則象其從之多奔流而不知返也
讀衛之施罔濊濊見衛莊縱逸於壺之內也故其

後有州吁之弑讀敝筓在梁見魯桓縱逸於壺之外也故其後有彭生之乘夫爲妻綱斷斷乎不可使有一念之縱也

載驅薄薄輦茀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詩序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二句是車上光景四驪二句是馬上光景總

之則致飾於其外也視曷不肅雖王姬之車大相遠矣

發夕是夕發言雖至於夕猶發駕也註離于所宿之舍正謂此

誦女德者曰幽閑貞靜齊子之夕發何爲哉翺翔而飄然自適遊敖而蕩然忘返視幽閑貞靜天壤矣婦道之惡至文姜而極

婦人宜有冰蘖之操曰豈弟便不是

彭彭狀其行之盛應湯湯儻儻狀其行之疾應滔滔註儻儻衆貌未當

重言言系疑問卷之二
至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詩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人君之所重者德也不味德而味威儀技藝之美

是美中有刺

展我甥一語有深刺

選者中選也非異於衆也

射可以禦亂而不能禦內亂此魯莊之大可惜者
章句下趙子曰一段註極佳

二章雖兼舞而實歸重于射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棘之
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佩其象揅維是褊心
是以爲刺
詩序刺褊也其民機巧趨利由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也故詩泛言尊貴而不斥其君

魏地陜隘其民窘於衣食故生機巧之心而急於趨利男子葛屨既敝以繩糾纏之而用以履霜奔

走而不休未嫁之女織織其手謂可出以縫裳而利其傭資爲好人之服也斯非好人之褊急而曷以此哉故稱其服飾威儀之美而直刺其褊提提左辟云云是其外狀之舒徐也而中心則褊急矣故承說維是褊心維是二字有細味勤儉是美俗而或失之過則褊矣褊正與寬對不寬不褊君子居身之所珍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詩序刺儉也其君儉而能勤刺不中禮也

此非興也魏俗嗇陋即鄉大夫之家或亦下侵民利故以采莫采桑采蕢刺之言其人雖美殊異乎大家之體段也後世有拔園葵去織婦者達此詩之旨矣註刺儉不中禮殊未盡

園有桃其實之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此必國家用匪人以亂國是其爲士者有深憂焉故曰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云爾註恐未得其肯綮敢問高明

園有桃其實之殺園有棘其實之食皆有取意國

家必用楨幹之臣園林必植梧櫟之木舍喬木而唯桃之殺棘之食國是已非矣而彼不知者猶曰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真不思之甚者也詩人重懷隱憂故爲此言

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謂

歌謠是不平之鳴而顧謂其驕行國懷無窮之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時憤俗之心不諒於世每如此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詩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

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死
則恐其亡終無相見之期也前二章不必說到死
三章通說上慎旃哉見父兄之所以念其子弟與

子弟之所以慰其父兄者只在一個敬謹

知父母之心可以爲孝子知兄之心可以爲悌弟
讀陟岵之詩而不興孝弟之心非夫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詩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人各受五畝之宅行與子還是二人也故稱十畝
之間

閑閑從容自適之意泄泄放蕩不拘之意

曰十畝之間又曰十畝之外曰桑者閑閑又曰桑

者泄泄蓋深嫉朝市之莫可居而欲飄然於風塵之外也仕者之心如是豈世道之福哉

細玩魏之詩見魏之俗尚大抵以徧急勝君子不欲仕而樂就桑者之閑閑小人不欲居而甘就樂土之得所則其時其政蓋可知已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詩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

此疑是國家用違其才而士不苟祿故作此詩以致美

伐檀本可為車寘之河干非其地矣若是即河水之清漣何取哉抱學本以大受寘之閑散非其任

言言終疑曰卷之三
矣即優游以窮祿何爲哉故就君子之意推之車
用以田則可以載禾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車
用以獵則可以載獸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
蓋謂受匪其祿弗取而弗視之也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即照上二句說
易曰大車以載君子抱此大具而寘之無用之地
何爲哉

胡取禾三百廛胡瞻爾庭有懸貍即祿之以萬鍾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之意

三百廛便見是禾藏於室者庭有懸貍便見是非

今所獵得者下倣此

伐輻伐輪伐檀以作輻作輪也車非輻不具非輪
不行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序刺重斂也

元元赤子全賴長我者之顧復取之盡錙銖而略不一軫顧焉秦越人之視也民寧不轉面之他哉居上者導利惠民上之直也居下者安生樂業下之直也爰得我直蓋謂此可以安生樂業云爾上貪殘而不恤其下民莫不永號矣杜詩云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村此永號之謂也貪殘者之取諸民何所不至哉故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貫卽惡貫滿盈之貫三歲言其久貫已三歲而莫我顧莫我德莫我勞其將何所窮極哉此決于去一往而不返也

統魏詩觀之於葛屨見居室者之不體下情於汾沮洳見居官者之不遺民利於園有桃見國是之日非於十畝之間見仕者之不樂於朝於伐檀見賢者之不苟於祿於陟岵見其所以役民者於碩鼠見其所以賦民者總之則儉嗇之過至於褊急而上下皆不勝其求也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若魏風者示之以禮其可復先王之舊哉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纔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云無已大康職思其

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其憂深其思遠其相戒也

與良士而同歸真先王之遺風大勝於他國者

職思其居句極妙職職分也職業也士農工商各

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則必各止其

所無然遊縱以荒其職矣故下即承之曰好樂無

荒良士瞿瞿意深哉職字不應作主字解

役車其休正歲莫之景可以務閑之時也

瞿瞿有却顧意蹶蹶有奮勉意休休有安閒意而

本瞿瞿蹶蹶來註所謂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

安也

說職思其居又說職思其外見其所思者不獨在

居而又當思及於居之外也說職思其外又說職

思其憂見其所思者不獨在於職之外而又當及

於終身之憂也憂字必如此解方透徹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
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隰有榆正興子有衣裳子有車馬
說到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見及時為樂自有不容

已者
說有衣裳有車馬有廷內有鐘鼓有酒食曲盡人

問之所享

且以喜樂二句相承永日者盤桓以求此日也

俗尚懈荒即有規其節儉者弗能也乃唐之人不

服不乘至有勸其愉樂云者真聖帝遺風之厚哉

詩序刺晉昭公也初晉穆公生仇及成師仇立為

文公成師封于曲沃大都耦國稱桓叔文公卒昭

公立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旦夕而不悟國

人難察察言之故作此詩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

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故託言喚醒

昭公使之覺悟耳如其辭謂不可不及時為樂

聖人豈取以垂訓乎此詩緝具見而詳載勝於朱
註萬萬者宜改而從之

揚之水白石皜皜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皜皜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弱晉而雄沃意全在揚之水二句上見

晉昭公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特其委靡
不振養成曲沃之強而桓叔又有所以善取其民

者故其民傾心而樂從耳

桓叔將叛而傾晉必有所以命國人者故素衣朱
襮以從之而又心爲之隱若無所事事者然上賊
下之情譎矣下從叛之意堅矣吁此不軌之臣所
以得行其志也

詩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有篡
宗國之謀而潘父陰立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
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爲患之在外而猶
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爲君而篡汝
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我聞其事

而不敢以告人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

詩序刺晉昭公也其辭稱桓叔之彊其後必盛而其意則憂昭之弱不可爲支也

碩大無朋者碩大而無與爲比也照下碩大且篤句可見

椒聊且遠條且二語極可咀嚼曲沃晉之遠條也

桓叔譎計以得民而碩大莫與爲比焉晉其能國

乎詩爲此詞見晉之強實在遠條而不在本幹也

范睢云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正如此章之旨

篤厚實也史記云自此秦益富厚輕諸侯此篤厚

之意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予今予今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今予今

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今子兮
如此粲者何

詩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夫婦好合有綢繆之情故以綢繆束薪興

束薪而至于三星在天可不謂儉且勤乎凡淫生

於奢佚如此詩所云是俗之極美者

通篇是喜不自勝之辭與淫佚不勝之辭自別

有杖之杜其葉漙漙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眾眾豈無他人不知我同
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詩序刺時也刺時政之亂而苦無兄弟之可托也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不是憐我無兄弟而見助詩

意若曰嗟行之人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耶人

亦有無兄弟者胡不相憐恤而見助乎蓋致望於

行之人而又深致望於人之無兄弟者

讀杖杜之詩彼無兄弟者其情蓋亦悲矣乃今親

兄弟同父母者或因財帛以啓爭甚且結異姓為

腹心更假手為殘賊之計者吾不知其心何如也

重言詩系卷之三
視此可自愧死矣

杖杜凡三見一見於此傷已之無兄弟也再見於後傷已之寡弱不足恃也三見於小雅傷征夫在外而未歸也總是孤特無倚之意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羔裘豹祛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居居若與爲藏笥以待服之意究究若與爲檢視以待服之意

故好卽鄭風遵大路篇不寔故不寔好故好二字據其辭似心喜大夫而就服以致其意者乃詩序

刺時也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豈以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祛自我人究究我等之用情若此者豈無他人之可委哉亦維予之故且好也故自我人而不付之他人耳予何獨不加憐恤於我輩哉是或詩人之意也

褻是古袖字與祛不同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稷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也。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君子天曷其有常。

詩序刺時也。晉昭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侍養父母。故作是詩。

鹽亦盭也。池自結成。不經久而易壞。故註作不攻。繳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故力役于外而無暇。樹藝之謀。

子所怙恃者父母也。父母所依倚者子也。相倚爲命。而困於王事。無如之何。故云云。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詩序美晉武公也。武公踵祖父之惡。滅宗國而自立。曷美哉。特其大夫之意耳。

凡爲人臣者。輿馬服飾。惟君所予。而不敢請。請非禮也。得請而不拜。命至云。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若是其較量焉。可謂臣乎哉。武公之上。凌虜王之。下替於此詩。可深慨矣。

此與晚唐蕃鎮坐邀天子之寵命者無異。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名色耳。一言不如子之安。且吉。再言不如子之安。且燠。則

重言詩經卷之三
知苟無王命必不能安享侯爵矣王命可輕授莫
弑之賊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今噬肯適我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噬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詩序刺晉武公也武公滅宗國以自立而不求賢
以爲輔于是賢者隱于山林國人私致其愛慕之
意若曰彼賢者其肯暫過我乎若肯過我我中心
愛之將何以飲食之乎此與丘中有麻曰將其來

食與白駒繫之維之于馬逍遙之意同觀國人欲
自爲飲食則可微君之不能養賢矣

此噬字即易噬嗑噬字啣也噬肯適我者猶今人
云咬定欲跟我隨我也若是則我中心好之矣曷
其能飲食之乎蓋深致望於賢者之來助而歎焉
不能爲之禮也

葛生蒙楚蔌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蔌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詩序刺晉獻公也公好攻戰故婦人念其夫久役于外賦之曰誰與獨處獨息獨旦云者若曰我將誰與乎而獨處獨息之可憫也再曰百歲之後云者若曰生不得同其生聚維死庶或可以同穴云爾其詞慘且悲矣

處居處也此字義寬息則夜之息也旦則朝之旦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詩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言故詩以采苓起興言采苓采苓首山之巔有是理乎凡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所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

其耆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詩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是矣然秦仲修德為宣王大夫安得有寺人之

令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是為得

之

秦之樂彈箏拊鞀之樂也秦之聲擊甕扣缶之聲

也茲鼓瑟鼓簧而且與其民共樂焉民心寧無傾

注乎

秦何以得民之深也意者犬戎構難民受凌夷茲

幸得脫於鋒刃故叙國有車馬之盛欲相與為樂

以終身耶

阪有漆隰有栗見上下各有生植也正興下並坐

鼓瑟意

未見君子而寺人可通既見君子而並坐為樂意

當時秦君必通上下之情而深有以結其心者此

駟鐵小戎胥樂於從武而益強富厚輕諸侯自此始歟

大抵風俗以時變而不善變者未嘗不至於大敝秦初與民並坐鼓瑟急何等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於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之人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其堂陛使侍者曾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是始之簡易可親者其極敝必至於禁嚴而難近也先王制禮嚴尊卑之分而未嘗不通上下之情正不如此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比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狝驕

詩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故詩亦喜創見而美之

通章是車馬射獵始終之事註極明先王嘗從事於狩矣而未有以媚子從者此夷狄之風也

古者田獵匪直取以供三品蓋亦寓習武之意若此之田狩則專逞勇武以示其下耳此民俗競趨於強勇也

詩緝謂田犬皆長喙非田犬也犬若短喙性驕逸
載儉歇驕謂以車載德而歇其驕逸所謂休其足
力也是

詩緝云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時諸夏之憂
反生於所救事之倚伏可豫料耶是故禦戎以自
治爲上策

秦自非子養馬於汧涇之間周孝王賜之邑而開
國故其習俗惟盛車馬之飾而競爲射獵戰聞之
事讀車鄰駟鐵小戎之詩便見秦之所以兼山東
而威強者在於此其所以殃殲下民不保其子孫

而受禍之獨烈者亦在於此

小戎伐收五蔡梁輶游環脅驅陰鞞漆續文茵暢轂
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
漆以觶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

伐駟孔羣公矛漆鏜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
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詩序美襄公也西戎暴我宗周而襄公備兵甲以
爲討津津焉夸說之不已卽婦人閔君子而猶有

鼓勇之意是爲秦風蓋風者從上以風下而下胥
化之之謂也豈獨秦風哉諸國之詩皆有風意故
並稱國風云

章首六句叙駕馭車馬之善下二章首六句又併
其武備言之統見軍容之盛真足以赴敵而秦之
所爲強也

通章車馬武備之註極明

孔羣者大羣也下正言車馬之大羣皆有矛戈弓
矢之備以見其從征者之不能脫離耳

此德音二字卽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之德音婦人

若曰言念君子起居不寧甚矣何時得厭厭與良
人好樂而秩秩再叙其德音乎則我之心願遂矣
云爾

三稱言念君子以致其私情而必先叙其軍容之
盛是婦人亦知公義之爲重也

此征西戎詩也初秦成爲犬戎所滅周宣王命非
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及幽王爲西戎
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謂秦襄公曰能逐西戎卽有
岐豐之地襄公內激於前世之讐而外啣天子之
命故其軍容極盛卽婦人女子亦知勇於赴敵而

無所怨也嗟乎在秦復讐之師尚如此况天子明
正其罪復不共戴天之讐乎平王不知爲秦襄而
俾小戎之詩乃出於秦婦人之口吁可恨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
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
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
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傳君子隱於川上○○慕之賦蒹葭

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叙景物皆瀟洒脫塵
則其人必高出於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矣秦
無好賢禮士之風安得有此意西周禮義之遺尚
在伊洛之間或有異人者出而舉世仰之以爲不
可及者乎

曰阻且長曰阻且躋曰阻且右言其遠而不可幾
也曰水中央曰水中坻曰水中沚言其近而不可
親也

古人以右爲上故曰右非不相值而出其右也觀
上章自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詩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

此必秦君巡遊於終南故爲此詩

終南於秦爲望山然非人君之所宜至也秦君之
至止或亦假巡狩之名以愚民民故相稱頌以登
歌耳自此濫觴後世遂有登封泰山稱遇有老父
連呼萬歲者三或亦壽考不忘之遺事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猶得止於棘止於桑止於楚此三良者乃用

之以殉葬會黃鳥之不若乎此詩人之所爲深悼也

上言百夫之特下言人百其身蓋推國人之心寧以百人之身代其死非謂一人而百其身也

君子從治命不從亂命穆公悔過遷善有聲於秦乃猶命三良之殉乎若康公者不從其亂命可也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俑亦不可用也况於人乎又况國之良乎秦之族滅殆盡不獨始皇之酷暴君子已徵其微於用人殉葬之日矣

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疾飛於北林喻舍去之速而無依戀之意也山隰有上下喻夫婦之唱隨

欽欽者憂心之無他適也靡寧者憂心之無少愉也如醉者憂心之莫能解也

此特據註爲解耳若詩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

始棄其賢臣焉說自正大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猶加於外也澤則親於肌膚矣裳又服之下體
矣一步親一步

訓註解澤字極妙

抑愚於此詩重有感焉周於西戎天戎不共戴天
之讐也周天子苟能赫然為復讐之舉當時臣子
豈無同仇之義乎辭正而嚴師直而壯當必有不

戰而屈其兵者乃遷都不顧而委諸秦焉謂之何
哉此詩之作或者秦假此命以興師故其民曰王
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云爾不然岐豐之地
雖屬秦而民心猶知有王也此王于興師一王字
似無着落

詩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是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詩序康公念母也

秦無禮義之國也乃康公為太子時知送舅氏知

贈遺之又思其母悠悠焉非良心之尚存乎詩錄
之以存厚故不計其後令狐之役也
兩曰何以贈之云云若曰此皆薄物而不足以盡
吾意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凡人君之禮賢與賢者之所自處不獨在居食之
間然非此不足以見其意也此而寢薄禮意從可

知矣此賢者之所爲去也註引楚元王穆生一段
極佳

權輿訓始字不知所自以愚論之權輿二物也即
鈞衡並稱之謂蓋權用以稱量事物輿用以承載
人民是有國之把柄也人君於待賢一節不知分
曉其何以堪此大任曰不承權輿者深嘆其不足
以堪承也似非繼始之說也敢問高明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詩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此子字指在上之人言無望者望之不似人君也
上之人爲人所瞻仰者全在禮度之閑不循禮度
而恣情於遨遊歌舞之樂且無冬無夏而無少休
息瞻望之謂何此詩人所爲刺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鬻邁視爾如莪貽我握椒

詩序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葛覃云爲絺爲綌七月云八月載績自君后下至

於生民未有不勤於紡績者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豈生人之理

上有宛丘之君則下有東門之人所謂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也

想宛丘之勝在東門故此及其後二篇皆以東門

起興

陳都宛丘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處而有
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

乃婆娑遨遊於其下且直至南方之原野男女交
會誘說以相贈遺其淫蕩一至於此哉曰子仲之
子則無責乎下民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凡人自足而無求則安往而不樂衡門一詩統是

自樂而無求之詞

大丈夫志天地四方不得行其志隱居而已矣讀

此詩令人有囂然出塵之思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詩序刺時也疾僖公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詩緝因解池水漚麻紵與菅朝夕浸漬然後柔韌

而可用僖公若得美好之賢妃相與居處夙夜警

戒庶幾改化也嗟乎君旣淫昏忠臣良士之言尚

無可入矣雖得淑女爲耦可望優柔漸入以望其

改化哉其說固已迂矣然則此詩宜何歸朱註男

女會遇因所見而起興是也觀晤歌晤語晤言自

見得

因漚麻漚紵漚管而相歌語以致愛故其詞若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晷晷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然肺肺然昏姻之時已過矣
故繫接昏以爲期旬然無柰親迎而猶有不至者
明星煌煌明星晷晷其如此昏姻何哉序云刺時
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時使之然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顛倒思予

詩序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詩傳孔寧儀行父從君○○泄冶刺之

首章以棘况不良次章以鴉况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所謂人不堪其憂彼獨不改
其樂也

凡人之不良者初不畏人之知亦不顧人之訊至
於顛倒然後致思則已無及矣此有識者必辨之
於蚤不待狼狽而後爲無及之思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茗誰併予美心焉怵怵
中唐有甓邛有旨鷓誰併予美心焉惕惕

詩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詩人爲賢者憂懼焉
詩傳靈公信讒囚泄冶內子憂之

愚謂防不可爲巢邛必無旨茗也中唐安得有甓
邛亦無旨鷓也此皆况人之併予美者亦備一說
說文併壅蔽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詩緝解鵲
巢積累而成喻爲讒之積漸茗草延蔓而生喻所
讒之浸廣誰壅蔽予所美之賢使我心怵怵然憂
勞也中唐之徑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功

邛有旨美之鷓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
成惑美亦體看得好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懣受兮勞心慍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詩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親近日僚流麗曰慍明皙曰燎

當月出之皎而唯佼人之思亦異乎綢繆束薪三
星在天之咏矣

舒字詩作舒遲解言佼人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

言言終疑問卷之三
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是以實勞我心悄
然而憂思耳宋玉神女賦云其始進也皎若明月
舒其光正用此詩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胡爲乎株林二句是問其行匪適株林二句是實

其事駕我乘馬二句是道其往之無他乘我乘駒

二句是道其見之欲亟

夏南夏姬之子也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
之故託辭於其子

古今以色亡者多矣然未有如陳靈之爲者其身
弑而國亡宜哉

朱氏曰衛之亂至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
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比事
以觀可爲淫亂者戒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
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藺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
中心悄悄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

輾轉伏枕

詩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蒲荷齒菖總是喻起美人之思

重看三無為字君臣上下所當為者豈其可已乃自上及下維此美人之思他無所為豈成其為人哉豈成其為國哉作詩刺淫者描寫至此真足以止人心之淫令人惕然於其所當為者矣

陳風大抵與鄭衛相埒究其初則起於一大姬之好樂耳閨門風化之原誠然哉

統陳詩觀

宛丘東門之枌刺蕩也而宛丘實為蕩之端東門之楊防巢月出株林澤陂刺淫也而株林實為淫之極而又蕪之墓門之不良則壞亂甚矣衡門之樂為隱其亦有感於時之非乎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詩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大夫去

之然不忍遽忘其君也故曰豈不爾思云云

病痛在逍遙翱翔上故詩人就其服傷悼之不然

則致美乎黻冕亦國君之所宜有者曷以刺焉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詩序刺不能三年也

有三年之喪則有既祥之素冠素韞素衣當時無

有爲此喪者故賢者思一見之若是注慕之深

庶見者庶幾一見之也

服素冠者是爲棘人而必有樂樂之狀故下二章不復言之

天理民彝在人心皆有一種惻然相觸處故見棘

人之樂樂我心自博博其憂勞也見素衣而傷悲

見素韞而蘊結亦此意

同歸二字謝疊山認是同歸於治之同歸甚善天

理在人心本無不同三年天下之通喪也人孰無

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此禮久曠而庶見於一旦

則心有不覺其傷悲者自將樂與之同歸於天理

民彝之中也此是人性之同然處

同歸卽與之爲一如一卽與之同歸非二意
聊與二字止與庶見二字應

此詩一意而三疊勞心博博就傷悲而與之同歸
蘊結而與之如一矣若曰與子如一甚於同歸則
彼之素鞵者更賢於表衣素冠者耶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詩序疾次也疾其恣於政刑不知恤其下也
人生幸甘有知而樂其家室至於樂子之無知樂

子之無家無室則其時誠孔亟而其情誠孔悲矣
昔人云安得中山千日酒冥然直到太平時與此

一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詩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周道訓適周之路非也風發是上天之變車偈是
平地之變此皆出於隄然不測者周先王之道綏
柔惠懷奠四國於泰山之安是真君子所履而小

言言終身附卷之三
人所視以爲生者一旦崩弛蕩壞如風發車偈之不可測下民其能無深思乎哉故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蓋深嘆其衰微而早冀其興復也此與大東章周道如砥周道二字同若四牡篇周道倭遲小弁篇蹶蹶周道則自作大路解無疑者當時周衰極矣檜風猶稱顧瞻周道者何蓋周之道天下共由以爲宗者使周之子孫猶能興起四國將則且效焉而奚至於陵遲之甚唯其綱弛紀壞甚於風掀而車覆而下國小民無復生理之存此覽世變者深悼於心而致望西周之興復也

誰能烹魚二句不是興細味此二句亦不是誰能烹魚乎我則願爲之漑其釜鬻也漑潤澤也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而不漑焦且壞矣漑之釜鬻以善其烹是周道也當時天子衰微諸侯強大徵求下國無復膏澤存焉蓋未有以烹鮮之道行之者故詩人憮然嘆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遂緊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深致望周道之復興非謂誰能烹魚乎我願爲之漑其釜鬻以興起下句也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亦不是我願慰之以好音將將我之意也言將我之意於西方也西方之人或

重刊詩經是問卷之三
三

有奮然興起之意是好音也我將日懷望之以冀其我荅耳此是下國惓惓注望之意如謂我願慰之以好音不知將慰之誰人也愚謂詩意當不如是

簡兮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此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當時致思於西周蓋如此可見文武周召之德入人之深

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此一段說得極透

曹

蜚蜚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蜚蜚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蜚蜚掘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此必是上之人脩飾於容儀而忘遠慮者故作此以爲刺若曰與其目前之脩飾曷於我歸處焉而爲深長之思也云爾詩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舉衣裳者特其一端耳

言系列卷之三
疏曰蟬蛭土裏化生掘地而出故曰掘閱其所取
喻或以生深宮之中習於華服而不知從儉也耶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饑
詩序刺近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曹小國也赤芾何至三百之多耶此末章所謂蒼
兮蔚兮南山朝濟者
彼其之子輕之之辭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二句承在彼候人兮何戈與
祿之下要見候人者雖一職之微然皆各供其事
任其勞也彼赤芾者優游於朝著之間不稱其服
不遂其媾但比周爲黨蒼蔚如南山之朝濟何怪
婉變自守者之不得其食哉蓋深恨而痛刺之辭
註候人而何戈與祿宜也此宜也二字未當
不濡其翼自愛其羽毛也不濡其味自擇其穀食
也彼其之子服之不稱媾之不遂能無厚愧乎哉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不獨狀氣燄之盛蓋狀此輩
人皆速化而登之膺仕所謂乘軒者三百人也正

與前相應

就三百赤芾說不稱其服就不稱其服說不遂其
媁是行文之法

註婉變自保不妄從人八字極妙即此便見彼三
百赤芾蒼蔚朝濟者皆不自保而妄以從人者也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其弁伊騏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鴉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詩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大抵
詩皆反言以示刺

鴉鳩心一而無二其飼子也均君子之心固結而
不解故其爲儀也一心如結兮是一章大綱領下
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皆本於此
其子七兮正見其母之一而不二也

鴉鳩心一而不二故其子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

而皆仰視於其父母淑人君子其心一故其服有常其儀不忒而四國皆仰視以爲刑

二章註中三則字甚無謂

正國人即承上正四國說非二層意胡不萬年不是願其壽考詩意美此儀之可以正國人者即萬年由之可也

首章由儀之一推本其心之一次章正指其儀之一非心之一不能也三章表其可以正四國四章表其可以至萬年總是美其心如結儀不忒克稱其爲君子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蘘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蘘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蘘我寤嘆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詩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愾我寤嘆寤字最妙王室凌夷小國困敝君子何日置於懷要唯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愾然發嘆矣辭曰愾我寤嘆念彼周京蓋深致王西亡之復振也

蕭蒿也用以祭小明篇云采蕭穫菽

根童梁莠屬蕭則用以祭矣著則用以筮矣下泉
漸浸及之則黍苗從可知已故末章云芄芄黍苗
陰雨膏之蓋思陰雨之膏以培植而傷寒泉之浸
之爲腐壞也

末章註中二既字二又有字無謂詩意若曰黍苗
之芄芄然何以致之有陰雨以膏之也四國之民
戴元后爲父母而有王何以得之有郇伯以勞之
也自昔聖王之惠澤下國蓋如此今無陰雨之膏
而有下泉之浸我寧無念彼周京乎哉

民心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其曰有王者全在王者
存心於天下而時使方伯以勞之耳如註所云似
未妥敢問高明

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爲公子裳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
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
其從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
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自君后以至於民未有不由勤得之者豳風一詩全是說小民終歲勤動爲衣食計而又思所以尊其君親其上爲君者宜惻然動心思所以勸率而勞苦之使下無失所之民也周家八百年基業培植全在於此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觀七月流火之候卽興授衣之念則通篇之意可識矣

衣食王道之始農桑衣食之原上有無逸之君日夕計民之衣食民自然思勤其農桑養老而慈幼而尊君親上克盡祭祀燕饗祝禱之誠矣詩詞統是說民詩意統是風上

民無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故七月篇首陳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以感動其君

曰衣兼褐者豳地寒非褐不足以禦之也

纔脩田器卽舉足而耕少壯者在田老幼者致餉真無一時敢自逸者不待勸而勤此田畷之所以至喜也

春日載陽至爰求柔桑是女子親蠶事若春日遲

重言詩經卷之三
遲采繁祈祈四句是因采桑又見此采繁以共祭者遂思及公子同歸而豫爲之傷悲也註蠶生未齊未可食桑采繁以啖之考爾雅繁前諸草生傳云可以生蠶陸氏云用以洗蠶種然予湖人也家無不蠶而未聞有以繁啖蠶洗蠶種者不敢信以爲然也

公子公家之女子也民間之女子思及與公家之女子同歸故豫以遠父母爲憂而蠶事之汲汲耳祭祀亦農桑所共給者故就求柔桑及采繁一節八月萑葦一語不重詩人意謂七月流火八月即

收萑葦亦爲蠶事計當此蠶月可不勤其事乎語意與前九月授衣同

女桑與柔桑異柔桑是蠶初出所食者小桑則條桑之小者耳蠶盛時所食者衆故小大之桑悉取也桑性以斬伐而始茂故條取之女桑未可斬伐故存其條皆豫爲明年蠶計也

七月鳴鵙四句全重在載績上績則可以就染矣故繫承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條桑是蠶而爲帛載績是績而爲衣

古人從厚動輒先公而後私故纔一載績便思爲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三
公子裳一取狐狸便思爲公子裘一纘武功便思
獻豸于公

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必從四月秀萋說起既
欲生民之察其時又見蠶事之後又有穫之一事
始及于褐也重八月其穫一句

一之日于貉專取狐狸爲裘以共上二之日其同
則同事於狩併縱豸盡取之矣蓋上之褐首狐而
次豸下之褐卽縱亦可用也

貉賤者之服也纘于貉卽思取狐狸爲公子裘卽
前爲公子裳之意

褐毛布也皮亦毛類故及之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獵皆有常度也而武事寓於
其內故云載纘武功

五月斯螽動股一章全是審候虫之屢更見寒意
之漸至必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入此室處乃可以
卒歲也

穹窒熏鼠是二事穹穹空虛而高者兩垂之側有空
則窒之使無寒氣之入垂黑鼠則熏墻壁間之穴也
熏竟則併塞之矣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是老者之辭條桑載纘言私

其從老者亦足於衣褐矣而少壯者未必有也天
時祁寒稼事已畢入此室至處亦人情之所宜有者
故老者特愛憐而命入之

民情莫不欲壽其親故從六月食鬱及蕁說到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民情苦矣不欲自食其力故又從
七月食瓜說到采荼薪樗巧食我農夫

薪樗者積樗爲薪也此處也字與上采字對

介眉壽或泥註兼供老疾次奉賓祭曰賓祭之祝皆
有所謂稱壽者亦通

九月築場圃四句總是起嗟我農夫三句見今歲

之農事甫畢可爲官功之執而又思來歲之農事
在卽不敢爲怠緩之計此統是幽民之勤農意

上入執官功還是官府之役若說入邑葺治其宅
秋冬居之則上文穹窒垂示鼠塞向墜戶入此室處
又誰居之耶二畝半爲廬在田二畝半爲宅在邑
或恐是周制非幽俗也要識得

上入執官功見古者之役只爲宮室城守計此外
無濫役也

藏冰獻祭是民之共宴饗稱觴是民之厚然詩意
全不在此若曰二之日不獨纘武功三之日四之

日不獨于耜舉趾又有藏米獻祭一事亦係於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獨築場圃納禾稼又有宴饗稱觴一節亦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夫無一刻之暇爲人上者不可頃刻忘稼穡之務也

補傳云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獻羔祭韭不獨是供上之祀四月盛陽不發米之藏則陽失之亢而歲亦不登獻羔以啓其藏所以

燮陰陽而成歲事也

七月之詩凡八章起或稱七月流火或稱四月秀萋或稱五月斯螽動股或稱六月食鬱及薺或稱九月築場圃或稱二之日鑿冰冲冲似參差不齊然首章是衣食之總次章三章則由蠶而及於績四章五章則由褐以及於處見衣褐以卒歲者若是其終歲以勤動也六章叙田功以足食七章就宮功以思農八章共祭祀致祝饗見所謂于耜舉趾者統爲此事計不得不終歲以勤動也語意極聯絡血脉極貫通讀者不可草草

重言言系身附卷之三
方蠶而思及公子同歸方蠶績而思爲公子裳方
貉而思爲公子裘又獻豸于公而復爲室處計則
彼錦衣天下者當思衣所自來而重自惜矣方介
壽食農而又爲官功之執又鑿水以獻羔祭韭又
舉酒而升堂致祝則彼玉食天下者當思食所自
來而重自惜矣古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昨日出城郭歸來
淚滿襟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又曰二月賣新
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但願君
王心化作光明燭此三詩足發豳風之義君心玉

燭敢有望於今日云

此當合尚書無逸一篇看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

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嘒嘒

居東東征是二事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於東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而往征其罪也觀書金縢云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知周公居東僅二年東征則三年非一時事矣讀者徒泥罪人斯得一語謂是東征以誅管蔡不知此不如是解蓋初流言時舉國莫知罪之所自出自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始得罪人之主名迎周公以歸破斧缺斨以征之則歷三年耳此註云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似欠考証愚不敢以不辯

三監之叛原始於武庚非由於管叔武王伐紂而封紂之子武庚以存其祀天下之至仁也使三叔監之天下之至公也爲武庚者德周可矣協三監以效忠可矣乃武庚不念周之封爲大德而唯毒周之亡其國日夜思所以爲叛偶見管叔兄也而居外周公弟也而居內乘此間計取管叔而誘之流言蓋實欲毀周之室家也故此詩首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註二叔以武庚叛非當改作武庚以二叔叛

恩勤二字宜串着蓋父母恩愛其子無所不用其

情則其爲之勤勞也亦無所不極其至是皆見之於鞠育之間而實可憐閔者彼無端而計取之不亦太毒乎

此詩大旨在存王室故首章出無毀我室一句次章卽承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云云見爲室家者必如是其豫備而後可免或然之虞也三章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云云正言其所徹取而綢繆者無非爲此室家計四章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云云正言其爲室家計者若是其勞苦而盡瘁乃今忽有意外之變傾危在旦夕之間予斯

不能已於嘒嘒之鳴耳觀無毀我室綢繆牖戶曰予未有室家及予室翹翹數語則此詩之大旨見矣

綢繆牖戶是總說拮据卒瘁正其所爲綢繆事

比鳥營巢必手口共作故始稱予手拮据後稱予口卒瘁捋荼蓄租正其所拮据而卒瘁者

周公在當時事爲之制曲爲之備無非爲王室謀以立萬年不拔之業乃當時或疑其所爲謀者皆爲已計今攝政而將不利于孺子故作此詩以曉成王

重言言終身問卷之三
此不獨有國者宜朝夕諷咏以爲警卽士庶之始
爲家室者鞠育之恩勤綢繆拮据之艱苦未有不
至於羽譙譙而尾脩脩者乃子孫無端自召其風
雨啓民之侮而毀我之室獨不念締造之艱難乎
宜各寫一通置之座右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
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
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四章統是體征人之意慶幸其歸可以慰室家之
願也觀起語並以我徂東山爲賦則其情可知已
惓惓不歸言初從征時惓惓無歸志也

既東歸矣曷爲其西悲也曰此人情也置室家遠行非人情之所欲一旦釋甲冑而完歸其喜悅當何如哉喜之之極不覺反生其悽愴也今人遇喜事而生悲正如此

勿士行枚士字卽作軍士之士看亦可
行枚二字宜聯看

初往東時常虞懼於鋒鏑而今敦然獨宿於車下視死於瘡痍亦天壤矣此士之所以懼幸也敦團聚之貌獨者對衆之辭

家無主者卽內有室人其荒涼光景必至於此果

羸之實數句描寫凄然如畫

想室中景象似可畏矣然儘在外之受用不若居室之荒涼况出一生於萬死而今得旋歸其懷思曷容已哉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可謂曲盡人情矣

婦嘆于室亦聞東征而愴嘆也與我心西悲正相照應

酒掃是紮其中穹窒是固其外總之待夫之至而安藉之也我征幸至其喜當何如哉註行久而感深語妙甚

重言詩經卷之三
男女居室自是人間一樂事東征聿歸而各得完
聚蓋皆出於望外者其新舊之喜悅豈可勝言哉
讀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之句則知
此詩之體念人情非聖人不能作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鎡周公東征四國是咍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
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

又按公提王師臨小醜若用兵力一鼓滅之何待
三年之久乎觀書載公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
兄之愛其子弟則可識詩人之所謂哀人斯矣哀
我人斯而肯用兵器以殺戮乎

詩緝辯斧斨及鎡鉞非征伐之兵器也蓋周公奉
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
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故未嘗從
事於戰陣維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鎡鉞之
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詩首及此耳若云兵
器則是與血戰而取勝也曷云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云云哉此血流漂杵孟子所不盡信於書者也此辯甚有理可從

按七月篇云取彼斧戣以伐遠揚墓門篇云墓門有棘斧以斯之通作伐木之器說非兵器也傳曰錡鑿屬鉢木屬皆非兵器則豈用弓矢干戈矛戟矣何取于斧斨錡鉢哉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緊承四國是皇說蓋四國之人惑於流言之騰其心必搖動而不能自主也如是則何利之有自天誅一加而使知從逆者之無所逃于紀者之不能遁則民志帖然其大定矣是

造福之極大者是之謂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吡訓化道訓歛而固極當當時羣叔流言四國必有去正而從邪者必有縱肆而不軌者天討加而化誨之使歸於正戢歛之使守其法誰復有陷于匪彞者乎故緊承之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亦孔之休

讀東山之詩見周公體歸士之心讀破斧之詩

歸士識周公之心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邇豆有踐

註亦是以愚論之詩人意若曰嘗言伐柯矣今視此柯也其則端具於其身信乎柯必伐而後可識其則也嘗言娶妻矣今邁之子也邁豆燦然其有踐信乎妻必娶而後可識其禮也此兩喻蓋謂平日欲見公今一見之得瞻儀範之隆挹禮度之美不虛此願見之心故言之疊疊有深幸耳書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聖既見聖若弗克由聖即此之謂也若止言得見之易意義淺淡無味敢問高明

九戩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唯九戩而後得鱗魴是甚不易見也今我觀之子而得覩袞衣繡裳之儀範焉此生亦何幸哉

鴻非就於渚者亦非就於陸者偶飛而遵渚遵陸耳公歸豈無所乎歸豈復來乎蓋不過信宿於是焉而已此東人繾綣不忍公去之至意也

是以有袞衣兮其欣仰亦何至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懷戀亦何深信非盛德不足以至

此

狼跋其胡載鼈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凡人小遇顛蹶跋于前則蹇于後蹇於後則跋於前此何以故充養未至而變故之得以櫻吾衷也聖人之衷常一而常定常定而常閑風霾陰暄而太空自如濤浪掀翻而坎止自若舜不迷於烈風雷雨禹不懼於黃龍負舟孔子不畏於匡周公自得於東皆其天之常定也究其本則范氏無欲二字盡之矣此段註極透快可誦

書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避居東都實案也夫以周公恩勤鞠育之深綢繆拮据之甚功在王室碩大而膚敏夫孰不見且亮之而一旦避出居東非公之自孫而何哉詩曰公孫碩膚蓋亦道其實也

嚴華谷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屨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爲周公之聖其善形容聖人矣

赤舄几几無失其常度德音不瑕無玷其聲聞此

之謂周公

古今稱輔弼王者曰伊尹周公矣太甲狎于不順也伊尹嘗放之于桐成王惑于流言也周公顧避之于東何其畏嫌也曰周公之所處與伊尹異太甲之不順太甲一時之非而其心則知有尹也君知有尹而當時又無如尹者非尹以先王訓戒之安望其改圖若周之流言出於管蔡之親而驟入於成王之耳其惑有未易解者一旦弗避而相疑若王室何而况乎當時猶有二公在也卒之風雷變而金縢啓而迎好如初公之一避其可少哉故

知得其君之心而又無可退托者不嫌於直任便見疑於君而其間又有可托者不嫌於少遜太王避狄人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周公避居東曰赤舄几几德音不瑕

部東曰赤品此其屬音不姓
太王進升人曰報不念無掛亦不底類同臨公姓
其封於其間天亦何外亦不無然少姓
成壽其法之凶而天無世姓亦不無然亦不無

